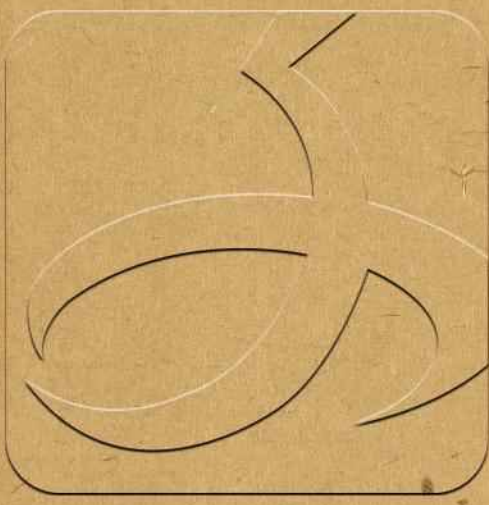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22-238  
7772-1  
-22



60 抄

6797/6806 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

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

攻破張從賓于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于

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

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五代史杜重威其先朔州人近世徙家於太原

祖興振武牙將父堆金事唐武皇為先鋒使重威少事明宗自護聖軍校領坊州刺史其妻即高祖妹也累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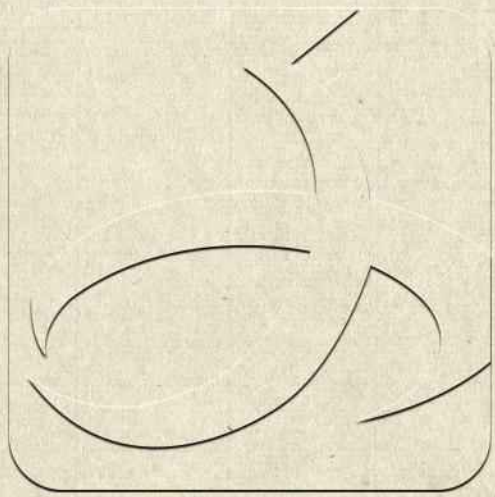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宋國大長公主天福初命重威典禁軍遙授舒州刺史  
二年張從賓構亂據汜水晉高祖遣重威與侯益率眾  
破之以功授潞州節度使與楊光遠降范延光於鄴城  
改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尋加同  
平章事未幾移鎮鄆州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

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

偏將王重允五代史王重襲陳州宛邱人父達歷安均

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為廳直管契丹直從征汴洛

累為禁軍指揮使晉天福中鎮州安重榮謀叛稱兵指

闕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於宗城東晉軍進擊

之再合不動杜重威懼謀欲抽退重襲曰兵家忌退但

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襲為公陷陣當其中軍彼

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即時退賊遂敗以功遷護聖

右廂都指揮使領費州刺史漢初仍典禁軍從征鄴都

平遷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故數侵邊地以重襲為

亳州防禦使又合於徐州巡檢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

傅太祖踐阼加爵邑改功臣廣順元年夏以疾卒年五

十三贈武信軍節度使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

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允以精兵擊其中軍重

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

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

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

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五代史及鎮州安重榮稱  
榮於宗城重榮奔據常山重威尋拔其城斬重榮首傳  
於闕下授成德軍節度使所得重榮家財及常山公帑  
悉歸於已晉高祖知而不問至鎮及出帝與契丹絕好  
復重斂於民稅外加賦境內苦之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  
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

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  
 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走  
 至陽城為虜所困賴苻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  
 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為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復  
 子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戶口彫弊又  
 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  
 止即拜重威為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  
 殿中監王欽祚和糴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  
 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耶五代史少帝嗣位與契丹絕好契丹主連年伐晉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  
契丹主連年伐晉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  
陌一境生靈受屠戮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

救之每敵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  
 重威但登陴注目畧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  
 行營招討使二年領大軍下秦州滿城遂城契丹自  
 古北口迴軍追躡王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為契  
 丹所困會大風狂猛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  
 四出敵眾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福  
 乎遂收軍馳歸常山先是重威於州內括借錢帛吏民  
 大被其苦人情咸怨重威以境內彫敝十室九空重威遂  
 無畱意連上表乞歸朝不俟報即時上路朝廷以邊上  
 重鎮主帥擅離苟有奔衝慮失禦備然亦無如之何即  
 以馬全節代之重威尋授鄴都留守會鎮州軍食不繼  
 遣殿中監王欽祚就本州和而重威私第有粟十餘萬  
 斛遂錄之以聞朝廷給絹數萬疋償其粟三年秋契丹  
 直重威大怒曰我非反逆安得籍沒耶

高牟翰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  
 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饑殍盈路居民拆屋木以  
 供爨剉藁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泥潦中調發供饋遠

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腳木為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為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於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為決戰重威告

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

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五代史三年冬晉少帝

師經畧瀛鄭師至瀛州城下晉騎將梁漢璋進與契丹

接戰漢璋死焉重威即時命迴軍次武強聞契丹主南

下乃西趨鎮州至中渡橋與契丹夾滹沱水而營十二月

八日宋彥筠王清等率數千人渡滹沱陣於北岸為敵

所破時契丹游軍已至樂城道路隔絕人情危蹙重威

密遣人詣敵帳潛布腹心契丹主大悅許以中原帝之

重威庸暗深以為信一日伏甲於內召諸將會告以降

敵之意諸將愕然以上將既變乃俛首聽命遂連署降

表合中門使高勳齎送敵帳軍士解甲舉聲慟哭是日

有大霧起於降軍之上契丹主使重威衣赭袍以示諸

五代史記卷五十二

雜傳

四

丹犯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飢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為別五代史契丹主南行命重威部轄橋土伍飢凍不勝其苦重威每出入衢路為市民所詬俛首而已契丹下令括率京城錢帛將相公私雷同率配重威與李守貞各萬緡乃告契丹主曰臣等以十萬漢軍降於皇帝不免配借臣所不甘契丹主笑而免之尋羣盜斷澶州浮梁契丹乃遣重威歸藩明年三月契丹主北去至相州城下重威與妻石氏詣牙帳貢獻而迴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

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畱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于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麴而食民多踰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五代史王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登進士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重威叛於鄴時敏為畱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飢民十猶四五咸保其餘

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澶淵太祖以敏  
 謹厚遂命為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改開封  
 少尹世宗嗣位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遷  
 刑部侍郎敏嘗以子婿陳南金薦於曹州節度使李繼  
 勳表為記室其後繼勳憤軍於壽春及歸闕而無待罪  
 之禮世宗以繼勳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金謂其裨  
 贊無狀乃黜之敏絲是連坐遂貶其官及其妻子相次  
 歲餘復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

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  
 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  
 私帑以重威歸京師五代史高祖車駕至闕以重威為  
 城拒命詔高行周率兵攻討重威遣其子宏璉等告急  
 於鎮州滿達勒乞師救援且以宏璉為質滿達勒遣蕃  
 將楊袞赴之未幾鎮州諸軍逐滿達勒楊袞至洛州而  
 迴十月高祖親征車駕至鄴城之下遣給事中陳觀等  
 齋詔入城許其歸命重威不納數日高祖親率諸軍攻  
 其壘不克王師傷夷者萬餘人高祖駐軍數旬城中糧

盡屑麩餅以給軍士吏民踰壘而出者甚眾皆無人色  
 至是重威牙將詣行宮請降復遣節度判官王敏奉表  
 請罪賜優詔敦勉許其如初重威即遣其子宏璉妻石  
 氏出候高祖重威繼踵出降素服俟罪復其衣冠賜見  
 即日制授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鄴城士庶殍殍  
 者十之六七先是契丹遣幽州指揮使張璉以部下軍  
 二千餘人屯鄴時亦有燕軍一千五百人在京師會高  
 祖至闕有上變者言燕軍謀亂盡誅於繁臺之下咸稱  
 其寬有逃奔於鄴者備言其事故張璉等懼死與重威  
 膠固守城畧無叛志高祖亦悔其前失累令宣諭許以  
 不死璉等於城上揚言曰繁臺之誅燕軍何罪既無生  
 理以死為期璉一軍在圍中重威推食解衣盡力姑息  
 燕軍驕悍憑陵吏民子女金帛公行豪奪及重威請命  
 璉等邀朝廷信誓詔許璉等却歸本土及出降盡誅璉  
 等將數十人其什長已下赦歸幽州將出漢境剽畧而  
 去高祖遣三司使王章樞密副使郭威錄重威部下將  
 吏盡誅之籍其財產與重威私帑分給將士車駕還宮

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  
 重威高祖崩祕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宏璋宏

璨宏璉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踐斯

須而盡五代史高祖不豫既而大漸顧命之際謂近臣

將佐曰善防重威帝崩遂收重威重威子宏璋

宏璉宏璉誅之詔曰杜重威猶貯禍心未悛逆節梟音

不改虺性難馴昨朕小有不安罷朝數日而重威父子

潛肆兇言怨謗大朝扇惑小輩今則顯有陳告備驗姦

欺既負深恩須寘極法其杜重威父子並處斬所有晉

朝公主及外親族一切如常仍與供給重威父子已誅

陳口於通衢都人聚觀者詬罵蹴擊軍吏不能禁屍首

狼籍斯須而盡宏璉重威

之子也累官至陳州刺史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常從

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于安

州以功拜宣徽使五代史李守貞河陽人也少桀黠落

魄事本郡為牙將晉高祖鎮河陽用

為典客後移數鎮皆從之及即位累遷至客省使天福

中李金全以安州叛淮夷入寇晉高祖命馬全節討之

守貞監護其軍賊平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

以守貞為宣徽使

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

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

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

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

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

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

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

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

怒乃與維翰有隙賊平行賞守貞悉以駝茶染木給之



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為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

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五代

史少帝即位授滑州節度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未幾改侍衛都虞候開運元年春契丹犯澶魏少帝幸澶州

契丹遣將滿達勒以奇兵由鄆州馬家口濟河立柵於東岸守貞率師自澶州馳赴之契丹大敗溺死者數千

人獲馬數百匹偏裨七十餘人有頃敵退晉少帝還京以守貞為兗州節度使依前侍衛都虞候五月以守貞

為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為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勳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於

別第光遠有孔目官吏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於守貞得之置於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墮必降

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數十輩潛竄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顏匿於

守貞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貞由是忽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貞盡以駝茶染木薑藥之類分給之軍

中大怒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為守貞頭懸於樹以詛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

賜之守貞因取連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契丹入治之歲餘為京師之甲行幸賜宴恩禮無比

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監

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

參圍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

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

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

城殺二千餘人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

度使又領歸德五代史開運二年春契丹以全軍南下

帝再幸澶州守貞為北面行營都監與招討使杜重威北伐洎獲陽城之捷遂收軍而還四月車駕還京以守

貞為侍衛副都指揮使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師三年春  
詔守貞率師巡邊至衡水獲鄭州刺史趙思英而還居  
無何代高行周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鎮鄆州意頗  
缺望會宰相李崧加侍中守貞為樞密使直學士殷鵬  
曰樞密何功便加正相先是桑維翰以元勳舊德為樞  
密使守貞位望素處其下每憚之與李彥韜馮玉輩協  
力排斥維翰竟罷樞務李崧事分疎遠守貞得以凌蔑  
其年夏契丹寇邊以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少帝開  
曲宴於內殿以寵其行教坊伶人獻語云天子不須憂  
北寇守貞面上管幽州既罷守貞有自負之色以其言  
誇詫於外既而率兵至定州北與契丹偏師遇斬其將  
嘉哩而還九月加兼侍中冊府元龜晉少帝開運三  
年詔宋州節度使李守貞近以援送軍儲殺戮蕃賊繼  
聞克捷宜示頒宣護聖奉國興順宗順興國諸軍都指  
揮使各絹十疋餘自都虞候至散卒七疋至十疋其隨  
行人員與諸州本城將士亦有等第賜賚史官曰昔衛  
青霍去病深入虜磧以斬首加級用為定規故謂首級  
此其義也守貞前引大軍往取瀛州境獲一刺史以退  
此時言攻幽薊賴張彥澤剿蕃較而回徵師五萬運糧  
千里行扈所過卷團一空將吏醉飽百州皆除遂使河

北生民無措足之所而又軍去所賜謂之挂甲錢來則  
賞之謂之卸甲錢或微有功名目皆次第優給縉帛動  
計三十萬數田力其何以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  
濟良可痛矣良可駭矣

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  
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  
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  
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常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  
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常謂守貞曰卿常以家  
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  
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  
監屯于武彊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

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  
 平軍節度使五代史會契丹遣瀛州刺史偽降於少帝  
請發大軍應接朝廷信之十月詔杜重威  
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知幽州行府  
事先是守貞領兵再由鄴都杜重威厚加贈遺曲意承  
迎守貞悅之每於帝前稱舉請委征討之柄至是守貞  
重威等會兵於鄴遂趨瀛州瀛州不應貝州節度使梁  
漢璋為蕃將高牟翰所敗死之王師遂還師至深州聞  
契丹大至乃西趨鎮州至滹沱之中渡與敵相遇官軍  
營於滹水之南未幾敵騎潛渡至欒城斷我糧路等則  
王清戰死杜重威遂與守貞歸命契丹授守貞司徒依  
前鄴州節度使從契丹至汴時京輦之下契丹充斥都  
人士庶若在塗炭二帥出入揚揚市人詬之畧無慙色  
有頃河北及京東草寇大起澶州浮橋為羣賊所斷漢  
契丹主甚恐乃命諸帥各歸本鎮守貞遂赴汶陽漢  
 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  
 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

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為言有非常  
 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  
 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為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  
 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  
 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為  
 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  
 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久無功隱帝  
 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  
 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  
 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

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於後思緒  
景崇拒戰於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  
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  
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譏之艷然而怒道曰凡  
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  
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  
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  
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  
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  
三四如此逾年畫漫錄郭祖宿師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爲逆者固守乃失

言曰城開之日盡誅之幕府曰若然恐愈固矣第告之曰非守貞者餘皆免一日城開乃卽其地爲普救寺

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

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盛事美談太祖御事有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正叛河中

進語趙普曰李侍中安得久耶城下有三天子氣葦餘城阡而周祖踐阡未知三天子之說乃太祖太宗而從

也初守貞召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

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嘗會

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

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城破守貞與

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

南市其餘黨皆磔之五代史高祖入汴守貞懼而來朝授守貞太保移鎮河中居無何高

祖晏駕杜重威被誅守貞愈不自安乃潛蓄異計乾祐元年三月先致書於權臣希求保證而完城郭繕甲兵晝夜不息守貞以漢室新造嗣君纔立自謂舉無遺策又有僧總倫者以占術于守貞謂守貞有人君之位未幾趙思綰以京兆叛遣使奉表送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時人事合符於已乃潛結草賊令所在竊發遣兵據潼關朝廷命白文珂常思等領兵問罪復遣樞密使郭威西征官軍初至守貞以諸軍多會隸於麾下自謂素得軍情坐俟叩城迎已及軍士詎謀大失所望俄而王景崇據岐下與趙思綰遣使推奉守貞乃自號秦王思綰景崇皆受守貞署置又遣人齎蠟彈於吳蜀契丹以求應援既而城中糧盡殺人為食召總倫詰其休咎總倫至曰王自有天分人不能奪然分野災變俟磨滅將盡存留一人一騎即王鵲起之際也守貞深以為信洎攻城守貞欲發石以拒外軍礮竿子不可得無何上游汎一筏至其木悉可為礮竿守貞以為神助又嘗因宴會將佐守貞執弧矢遙指一虎舐掌圖曰我若有非常之事當中虎舌引弓一發中之左右拜賀守貞亦自負焉及周光遜以西砦降其勢益窘人情離散官軍攻城愈急守貞乃潛於衙署多積薪芻為自焚之計二年

七月城陷舉家蹈火而死王師入城於煙中獲其屍斷其首函之并獲數子二女與其黨俱獻於闕下隱帝御明德樓受俘馘宣露布百寮稱賀禮畢以俘馘徇於都城守貞首級梟於南市諸子并賊黨孫愿劉芮張延嗣劉仁裕僧總倫靖除張球王廷秀焦文傑安在欽等並磔於西市餘皆斬之五代會要漢乾祐二年七月西面行營都部署露布獻河中府獲逆賊李守貞首級并俘馘等上御明德門樓受俘羣臣稱賀侯鯖錄內庫酒法自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汴苑令用其法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

為人驍悍殘忍日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

為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

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

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五代史張彥澤其先出於突厥後為太原人也祖父世為

陰山府裨將彥澤少有勇力目睛黃而夜有光色顧視若鷲獸焉以騎射事後唐莊宗明宗以從戰有功繼領郡守高祖即位擢為曹州刺史從楊光遠圍范延光於鄴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尋移鎮涇州累官至檢校太保為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為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為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讒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至邠州節度使李周畱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

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為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弊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

益五代史鄭受益唐宰相餘慶之曾孫也餘慶生幹幹生從讜兩為太原節度使再登相位從讜兄處誨為

汴州節度使家襲清儉深有士風中朝禮法以鄭氏為甲處誨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學致身累歷臺閣自尚書

郎遷右諫議大夫天福七年夏以張彥澤數為不道上章請行國典旬日不報又貢表切言許直無所忌執政

稍惡之俄而以病請告歸長安高祖晏駕以不赴國哀

停任會赦拜京兆少尹宰相趙瑩出鎮咸秦以受益朝

班舊寮眷待甚至屬天下率借金穀乃謂瑩曰京兆戶籍登耗民力虛實某備知之矣品而定之可使平允瑩

信之因使與王人同掌其事受益既經廢棄薄於仕宦遂阿法射利冀為生生之資又素恃門望陵轍同幕內

奸外直羣情無相洽者及賊汚事發騰於眾口瑩不得  
 已遂按之其直百萬八年冬賜死於家受益數世公臺  
 一朝自棄士曹國珍五代史曹國珍字彦輔幽州固安  
 君子皆惜之曹國珍人也曾祖藹祖蟾父絢代襲儒素  
 國珍少值燕薊亂離因落髮被緇客於河西延州高萬  
 興兄弟皆好文碎為從事國珍常以文章自許求貢禮  
 闈且掌書奏期年入為左拾遺累遷至尚書郎每與人  
 交傾財無吝性頗剛僻經史學非其所長好自矜炫  
 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有之為搢紳所誚高祖在藩  
 時嘗通私謁以兄事之及即位國珍自比於嚴陵上表  
 敘舊由是自吏部郎中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又求為  
 御史中丞時宰怒不復為請國珍銜之李崧之母薨遣  
 諸弟護喪歸葬深州崧既起復乃出北郊路隅設奠公  
 卿大夫皆送喪而出國珍固爭不行眾咸推其讜直高  
 祖晏駕朝廷以宰臣馮道為山陵使不得復入都城請  
 上疏言馮道既為山陵使不得復入都城請除外佐以  
 桑維翰入輔李崧請罷相位俾持喪制少帝覽奏以尚  
 所言侵越出為陝州行軍司馬至任悒快遘疾而卒尚

書刑部郎中本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伏閣上疏論

彦澤殺式之冤皆不省

冊府元龜鄭受益為右諫議大  
 夫天福七年夏以涇原張彦澤

殺害書記張式恣為不道受益上章請行國典旬日不  
 報又上疏曰臣自貢封事已及九日未聞施行實深激  
 憤且臣家在晉昌備知蹤迹彦澤在涇州殺式之後至  
 故雍復害軍將楊洪一知如式之屠割此乃陛下去歲送  
 張式令彦澤屠戮致今春楊洪又遭此苦中外觀者痛  
 入骨髓陛下聞之無愍傷伏自陛下臨御以來萬方  
 咸歌仁聖一何乖爽大點皇猷又彦澤在涇州日擅將  
 甲兵討伐蕃部奪取婦女率掠金帛從順者包羞免禍違  
 為充墳舊數奪取遠聞王周交代條件上聞凡有濫訛  
 阻者飲恨被誅近遠聞王周交代條件上聞凡有濫訛  
 應在其內今陛下畧無所問臣實不平沮王周守法奉  
 公黨彦澤殺人害物臣竊慮此後諸侯劾作好事者少  
 繼為惡事者多蓋陛下喜怒不分賞罰有濫既無黜陟  
 之法是退賢良之心今外議沸騰皆言陛下廣受彥澤  
 進獻許行非法之事況在郡括馬將及萬蹄到關獻誠  
 止滿百匹臣痛恨此賊者致陛下招此惡名故也是敢  
 繼犯宸嚴再具論列必乞速行法令免致天下咨嗟臣  
 又觀陛下前月十八日特降勅命過五日一度內殿起

居許臣僚具所見事實封奏其間勅語曰恐一物失所  
 以百姓為心可謂憂民疾痛者矣今臣所論奏彦澤蓋  
 為涇州一方陛下詔墨未乾自違其旨如水投石不動  
 聖人臣竊慮姦邪潛謀罔惑致其明聖有此二三奈何  
 陛下不與執政之臣商量而聽庸愚之輩掩蔽伏以宰  
 臣馮道以下皆忠貞直性輔弼當仁久居調鼎之權上  
 贊垂裳之理而況晨趨玉陛日面龍顏每於造膝之時  
 必竭沃心之奏伏乞宣示前後所貢二狀令對御座仔  
 細詳讀若臣所論彦澤奸事謬妄不愜聖旨即乞便降  
 朝典令天下知彦澤無罪諫臣妄有陳論兼明陛下無  
 合抗論不避嚴誅希迴英斷

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五代史補世宗以張昭遠  
 好古直甚重之因問曰朕欲一賢相卿試為言朝廷誰  
 可昭遠對曰以臣所見莫若李濤世宗常薄濤之為人  
 聞昭遠之舉甚驚曰李濤本非重厚朕以為無大臣體  
 卿首舉此何也昭遠曰陛下所聞止名行會不聞才畧

彦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彦澤罪若可容延  
 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

如何耳且濤事晉高祖會上疏論邠州節度使張彥澤  
 蓄無君心宜早圖之不然則為國患晉祖不納其後契  
 丹南侵彥澤果有中渡之變晉社殲焉先帝潛龍時亦  
 上疏請解其兵權以備非常之變少主不納未幾先帝  
 遂有天下以國家安危未兆間濤已先見非賢而何臣  
 所首舉之者正為此也世宗曰今卿言甚公然此人終  
 不可於中書安置居無何濤亦卒濤為人不苟禮法與  
 弟澣雖甚雍睦然聚話之際不典之言往往間作澣娶  
 禮部尚書寶寧固之女年甲稍高成結之夕寶氏出參  
 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  
 答禮儀濤應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澣且慙且怒  
 既坐寶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無寶建  
 繆作梁山喏喏時聞者莫不絕倒凡濤於閨門之內  
 不存禮法也如此故世宗以為無大臣體不復任用宜  
 哉 吟牕雜錄李濤諫晉主不從有句高祖不得已召  
 云一言寤主寧復聽三諫不從歸去來

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蠲涇州民稅免  
 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



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閤門連

疏論之不報五代史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

行笞撻懼其楚毒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闕勅旨釋罪

放歸父所彦澤上章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

之彦澤怒引弓欲射之式僅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

式自為賓從彦澤委以庶務左右羣小惡之久矣因此

讒構互來迫脅云書記若不使出斷定必遭屠害式乃

告病尋醫攜其妻子將奔衍州彦澤遣指揮使李興領

二十騎追之戒曰張式如不從命即斬取頭來式懇告

刺史遂差人援送到汾州節度使李周驛騎以聞朝廷

以始息彦澤之故有勅流式於商州彦澤遺行軍司馬

鄭元昭詣闕論請面奏云彦澤若不得張式恐致不測

高祖不得已而從之既至決口割心斷手足而死之式

父鐸詣闕訴冤朝廷命王周代之周至任奏彦澤在郡

惡跡二十六條逃散五千餘戶彦澤既赴闕刑法官李

濤等上章請理其罪高祖下制止令削奪一階一爵而

已時以出帝時彦澤為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

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彦澤常在

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國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契

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

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彦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

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彦澤以為然諸

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畱謂彦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

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

所謂出其不意彦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

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丹遯去開運三年秋杜重威

為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彦澤馬軍都排陣使彦

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于泰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  
 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  
 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  
 州彥澤為前鋒至中渡橋已為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  
 橋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五代史少帝即位桑維翰復舉之尋出鎮  
 安陽既至折節於士大夫境內稱理旋命領軍北屯恒  
 定時易州地孤漕運不繼制合邢魏相衛飛輓以輸之  
 百姓荷擔纍纍於路彥澤每援之以行見羸困者使其  
 部眾代而助之泊至北邊不令百姓深入即遣騎士以  
 馬負糧而去往來既速且無邀奪之患聞者嘉之陽城  
 之戰彥澤之功出於諸將之右其後與敵接戰頻獻捷  
 於闕下咸謂其感高祖不殺之恩補昔年之過也十二年丙寅重威守貞叛降  
 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彥澤與傅住兒以二

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  
 五鼓自封止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  
 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小吏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  
 傳德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  
 衛寬仁門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啟彥澤頓  
 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脫黃袍素服  
 再拜受命使人召彥澤彥澤謝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  
 使召之彥澤笑而不答明日遷帝于開封府五代史孟承誨大名  
 人也始為本府牙校遇高祖臨其地升為客將後奏為  
 宗城令秩滿以百姓舉畱於常山橐城令皆有善政高  
 祖有天下擢為閣門副使累遷宣徽使官至檢校司空  
 太府卿右武衛大將軍及少帝嗣位以植性纖巧善於

希旨復與權臣宦官密相表裏凡朝廷恩澤美使必承  
誨為之一歲之中數四不已由是居第華敞財帛累積  
及契丹入汴張彥澤引兵逼宮城少帝召承誨計之承  
誨匿身不赴少帝既出宮寓於開封府舍具以承誨背  
恩之事告彥澤令捕而殺之其妻女  
竝配部族漢高祖卽位詔贈太保  
帝與太后皇后肩  
輿宮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  
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  
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  
不與又使求酒於李筠筠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  
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進帝姑烏氏公主私  
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  
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

子相見於道路即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  
禍至矣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彥澤  
為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  
五代史補李濤常  
幕吏張式而取其妻濤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西  
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從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  
彥澤首降戎王喜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  
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  
聞之謂親知曰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  
所為如此吾之首領庸可保乎然無可奈何誰能伏藏  
溝瀆而取辱耶於是自寫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  
請殺太尉人李濤謹隨狀納命狀彥澤覽之欣然降階迎  
之然濤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彥澤曰覽公門  
狀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濤素滑稽知  
其必免又戲為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恕彥澤自以有功  
何不將壓驚絹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

幟曰赤心為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  
 士大掠京師軍士邏獲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  
 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要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  
 人丁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劫  
 取之五代史開運三年冬契丹既南牧杜重威兵次瀛  
州彥澤為契丹所啖密已變矣乃通款於戎王請  
為前導因促騎說重威引軍泚潭沱西援常山既而與  
重威通謀及王師降於中渡契丹主遣彥澤統二千騎  
趨京師以制少帝且示公卿兆民以存撫之意彥澤以  
是歲十二月十六日夜自封邱門斬關而入以兵圍宮  
城翌日遷帝於開封府舍凡內帑奇貨悉輦歸私邸仍  
縱軍大掠兩日方止時桑維翰為開封府彥澤召至麾  
下待之不以禮維翰責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  
大鎮授以兵權何負恩一至此耶彥澤無以對是夜殺  
維翰盡取其家財彥澤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  
自娛當在京巡檢之時出入騎從常數百人旂幟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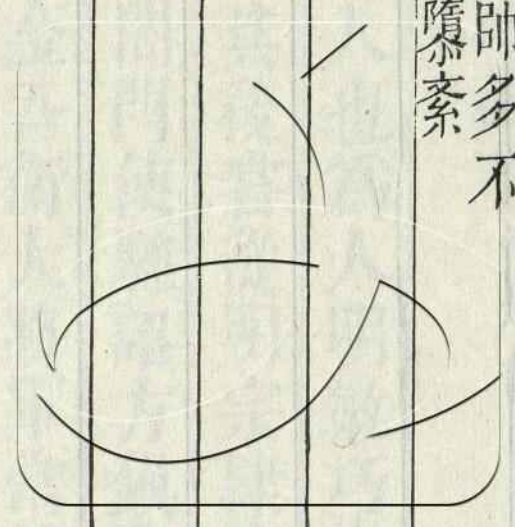
題曰赤心為主觀者無不竊笑又所居第財貨山積楚  
國夫人丁氏即少帝弟曹州節度使延煦之母也有容  
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立遣人載之而  
去其負國欺君也如是數日之內恣行殺害或軍士擒  
獲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出一手豎  
三指而已軍士承其意即出外斷其要領焉  
 彥澤與  
 閣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光  
 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鎖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  
 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  
 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所殺  
 士大夫子孫皆縗絰杖哭隨而詬罵以杖扑之彥澤俛  
 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  
 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齧其肉而食之五代史彥  
澤與偽閣

門使高勳不協因乘醉至其門害其仲父季弟暴屍於門外及契丹帳泊於北郊勳訴寃於戎王時戎王已怒彦澤剽掠京城遂令鎖之仍以彦澤罪惡宣示百官及京城士庶且云彦澤之罪合誅與否百官連狀具言罪在不赦而肆百姓亦爭投狀疏彦澤之罪戎王知其衆怒遂令棄市仍令高勳監決斷腕出鎖然後刑之勳使人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其肉而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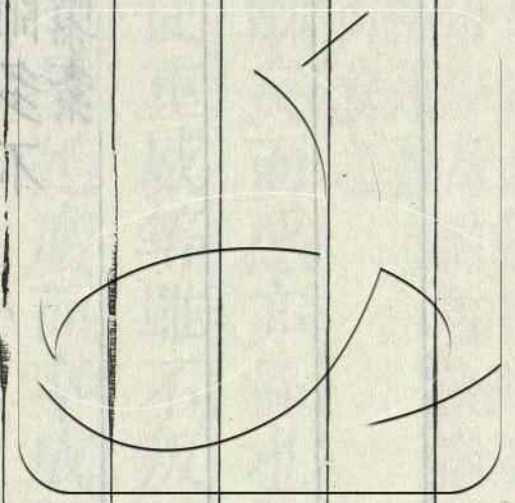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彦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鬻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捨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

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與太平治跡

統類晉朝將帥多不得其人軍政隳紊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邢州人也爲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爲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卽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閤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庫

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畱守起居表詣行宮見高祖願畱軍中効用爲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爲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爲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爲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臥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

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爲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柰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爲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宏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

崇邠州畱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即以此趙暉

討之五代史趙暉字重光涇州人也弱冠以驍果應募始隸於莊宗帳前與大梁兵經百餘戰以功遷馬

直軍使同光中從魏王破蜀命暉分統所部南戍蠻陬

明宗即位徵還授禁軍指揮使晉有天下參掌衛兵從

馬全節圍安陸佐杜重威戰宗城皆有功改奉國指揮

使開運末以部兵屯於陝屬契丹入汴慨然有憤激之

意及聞漢祖建義於并門乃與部將王晏侯章戮力叶

謀逐契丹所命官屬據有陝州即時馳騎聞於漢祖漢

祖乃命暉為保義軍節度陝虢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漢

祖之幸東京路出于陝暉戎服朝于路左手控六飛達

於行宮君臣之義如舊結焉旋加檢校太尉乾祐初移

鎮鳳翔加同平章事屬王景崇叛據岐山及期不受代

朝廷即命暉為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以討之時李

守貞叛于蒲趙思綰據於雍與景崇皆遞相為援又引

蜀軍出自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數戰而勝然

後塹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乃潛使千餘人

於城南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

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須臾西南塵起城中以為

信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

而盡殲之自是景崇膽破不復敢出明年春拔之加檢

校太保兼侍中國初就加兼中書令三年春拜章請觀

認從之入朝授歸德軍節度使顯德元年受代歸闕以

疾告老授太子太師致仕進封秦國公

尊卒于其第年六十七制贈尚書令

為助蜀兵至寶鷄為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五代史

字士元汾州孝義人父德麟司馬彥從少習武藝出行

伍間高祖典禁軍以鄉里之舊任為親信國初用為左



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  
 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  
 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璨謂景崇曰公能守  
 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  
 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  
 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  
 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  
 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  
 崇自焚矣輦乃降暉五代會要乾祐三年正月鳳翔節  
 度使趙暉奏請供奉官張銖押逆  
賊王景崇首級并同惡周璨至闕  
 下獻俘命徇于六街磔于西市

趙思綰魏州人也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

位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畱思綰兵數百人于永興

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五代史齊藏珍少歷  
 內職累遷諸衛將軍

前後監押兵師在外頗稱幹事然險詖無行殘忍辯給  
 無不畏其利口廣順中奉命滑州界巡護河隄以池慢  
 致河決除名配沙門島世宗在西北時與藏珍同列每  
 聆其談論或剖判世務似有可采及即位自流所徵還  
 秦鳳之役令監偏師及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  
 超領兵降下光州藏珍欺隱官物甚多超以為不可藏  
 珍曰沙門島已有年數問不妨再去矣其不畏法也如  
 此世宗既破紫金山若追吳寇至渦口因與藏珍言及  
 克捷之狀對曰陛下神武之功近代無比於文德則未  
 光世宗頷之又問以揚州之事對曰揚州地實卑濕食  
 物例多腥腐臣去歲在彼人以鱻魚饋臣者視其盤中  
 虬屈一如蛇虺之狀假使鶴雀有知亦應不食豈況于  
 人哉其敷奏大率多此類聞者無不悚然一日又奏云  
 唐景思已為刺史臣猶未蒙聖澤世宗俛而從之時濠

梁未下即命為濠州行州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有  
間言藏珍嘗游說重進洎壽陽兵迴諸將中有以藏珍  
之言上奏者世宗怒急召赴闕四年夏以其昌稱  
檢校官罪按其事而斃之蓋不欲暴其惡跡也 以兵

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  
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

俱西然以非已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  
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眾

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五代史趙

思綰魏府人也唐同光末趙在禮之據魏城也思綰隸  
于帳下累從之在禮卒趙延壽籍其部曲盡付於其長  
子贊思綰即其首領也高祖定河洛趙贊自河中移京  
兆尹地贊以人事契丹常慮國家終不能容乃與鳳翔  
侯益謀引蜀兵為援又令判官李恕入朝請觀趙贊不  
待報一闕畱思綰等數百人在京兆會高祖遣王景崇

等西赴鳳翔行次京兆時思綰等數百人在焉思綰等  
比是趙在禮御士本不刺面景崇齊藏珍既至京兆欲  
令文面以防逋逸景崇微露風旨思綰厲聲先請自刺  
以率其下景崇壯之藏珍竊言曰思綰麤暴難制不如  
殺之景崇不聽但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  
率之同赴鳳翔

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  
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

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於郊亭思  
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

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為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  
於城門思綰毆之奪其佩劍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

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

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

綰為晉昌軍節度使五代史朝廷聞之遣供奉官王益

途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入佗手吾輩至則併

死矣小太尉蓋謂趙贊也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

既行至永興副使安友規巡檢使喬守溫出迎于郊外

離亭置酒思綰前曰部下軍士已在城東安下緣家屬

在城欲各將家今夜便宿城東守溫等然之思綰等辭

去與部下並無兵仗纔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遠

奪其佩劍即斬之其衆持白挺殺守門軍士十餘人分

衆守捉諸門思綰劫庫兵以授之遂據其城時乾祐元

年三月二十四日也翌日集城中丁壯得四千餘人濬

池墮修樓櫓旬浹之間戰守皆備每遣人送款于河中

李守貞遣使齎偽詔授思綰

晉昌軍節度使檢校太尉

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

先圍守貞于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

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

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

五代史朝廷聞之命

郭從義王峻帥師代

之及攻其城王師傷者甚衆乃以長塹圍之經年糧盡

遂殺人充食思綰嘗對衆取人膽以酒吞之告衆曰吞

此至一千即膽氣無敵矣

玉堂閒話賊臣趙思綰自

倡亂至敗凡食人肝六十六無非面剖而膾之至食欲

盡猶宛轉叫呼而戮者人亦一二萬嗟乎儻非

名將仗皇威而勦之則孰能翦滅黔黎之獍獠

思綰計

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綰曰公比

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為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

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

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

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畱後趣

使就鎮思綰遲畱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

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  
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  
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  
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  
斬於市五代史三年夏食既盡思綰計無從出時左驍  
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寓居城中因與判官程讓  
能同言于思綰曰太尉比與國家無嫌但負罪懼誅遂  
為急計今朝廷三處用兵一城未下太尉若翻然效順  
率先歸命以功補過庶幾無患若坐守窮城端然待弊  
則何貴於智也思綰然之即令讓能為章表遣牙將劉  
成琦入朝制授思綰華州雷後檢校太保以常彥卿為  
虢州刺史遣內臣齎官告國信賜之既受命遲雷未發  
郭從義王峻等籌之曰狼子野心終不可用雷之必貽  
後悔耳既而從義王峻等緩轡入城陳列步騎至牙署  
遣人召思綰曰太保登途不暇出祖對引一杯便申此  
別思綰至則執之遂斬于市并族其家思綰臨刑市人

爭投瓦石以擊之軍吏不能禁是日并部下叛黨新授  
虢州刺史常彥卿五百餘人並誅之籍思綰家財得二  
十餘萬貫入于官始思綰入城丁口僅十萬餘  
及開城惟萬餘人而已其饑斃之數可知矣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昌姓閻氏

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五代史慕容彥超為兖州節  
度使彥超即漢高祖之同產

弟也嘗昌姓閻氏體黑  
麻面故謂之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為軍校累遷刺史

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賂法當死

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

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

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

署以討之以彥超為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

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之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爲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吉

諭之曰吾當爲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秦寧隱帝已殺史宏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究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

日隱帝復出勞軍彦超戰敗奔兖州隱帝遇弒于北郊

五代史彥超鎮兖州漢隱帝欲殺周太祖召彥超方食

釋七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隱帝出勞軍太后使彥超

衛帝彥超曰北兵何能為當牙陣上周太祖入立彥超

喝坐使歸營彥超敗奔兖隱帝遇弒

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

彥超為弟而不名通鑑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

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注漢祖慕容又遣翰林學

士魚崇諒往慰諭之通鑑詔加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

州諭旨崇諒即崇遠也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朔詔報

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

即馳奔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

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

即便回馬首徑反龜陰為主為時有終有始所謂危亂

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為臣者皆能如茲

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

之時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

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于漢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

此為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

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彥超心益疑

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于此

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

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

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為

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指斥周過失若欲共反者

太祖驗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五代史周太祖時彥超

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

周來書其書意即行周毀讟太祖結連彥超之意帝覽

之笑曰此必是彥超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鄆州印

元有缺文不相接其偽印即無闕處帝彥超又遣人南

結李昇昇出兵攻沭陽爲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宏魯懼其鞭扑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宏魯家周度謂宏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

少願無隱也宏魯遣家僮與周度斲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宏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宏魯及周度於獄宏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宏魯彥超大怒遣軍校箬宏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於市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分宛州當焉彥超卽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祀之日常一至又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

五代史先是填星初至角亢占

者曰角鄭分宛州屬焉彥超卽率軍府賓佐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謂之菩薩日至祈禱又令民家豎黃幡以禳之及城陷彥超方在土星院燃香急乃馳去彥超爲人多智

詐五代史補慕容彦超素鉤距兗州有盜者詐為大  
 官從人跨驢於衢中而羅十餘疋價值既定引物主  
 詣一宅門以請值物主許之既而聲跡悄然物主怒其不  
 白于王以請值物主許之既而聲跡悄然物主怒其不  
 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於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  
 以驢收之詣府彦超憫之且曰勿憂吾為汝擒此賊乃  
 畱物主府中復戒廢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  
 密召親信者牽于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  
 昨日不與水草其飢渴者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躡  
 蹤而觀之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驢果入  
 一小巷轉數曲忽有見戲於門側視其驢連而好聚歛  
 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  
 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  
 覺彦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於他所而以  
 盜告彦超即榜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  
 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

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  
 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挺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

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五代史補慕容彦超之被圍也乘城

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

麾下曰汝等宜為吾盡命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

城中吾盡以為賜汝等勿慮富貴頃之有卒私言曰我知

侍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於是諸軍聞之稍稍解體未



是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兗州平太祖

詔贈闔宏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秘書監五代史闔宏魯者後

唐邢州節度使寶之子也寶唐書有傳宏魯事唐明宗

晉高祖累歷事任家本魯中洎告疾歸里慕容彦超初

臨禮待極厚及謀大逆以宏魯子希俊為鎮寧軍節度

副使在世宗幕下而惡之聞朝廷出兵隄防即責宏魯

曰爾教兒捍我於朝將覆吾族矣故羅其禍崔周度者

父光表舉進士甲科盧質節制橫海辟為支使周度有

文學起家長蘆令登朝歷監察御史右補闕以家在齊

州欲謀葬事懇求外任除泰寧軍節度判官而性剛烈

又以嘗為諫官觀凶帥之不法不忍坐視其弊因極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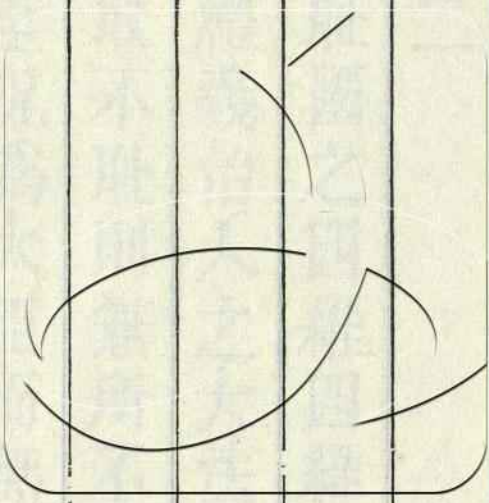
以諫彥超故及斯禍太祖平兗州詔曰闔宏魯崔周度

死義之臣禮加二等所以滲漏澤而賁黃泉也爾等貞

節昭彰正容肅厲以從順為己任以立義作身謀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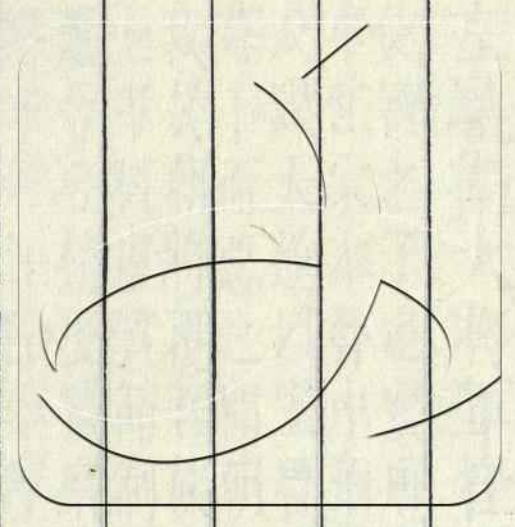
禍機併罹冤橫宜仲贈典以慰貞魂宏魯

可贈左驍衛大將軍周度可贈秘書少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四十二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

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  
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  
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  
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  
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  
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  
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魏州司戶參軍  
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  
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

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  
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  
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  
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  
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  
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  
之風宜少知愧哉樂善錄魏州司戶王凝卒於官家素  
貧其妻李氏負遺骸攜其子以歸東  
過開封投宿旅舍主人疑其婦人而獨攜一子不許其  
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  
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乎不可  
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視嗟歎或  
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府尹義之奏白其事於朝  
賜藥封創厚恤李氏而答旅舍主人  
妖亂志有豫章

民周迪貨利於廣陵其妻偕焉遇師鐸之亂不能去至  
是迪饑將絕妻曰兵荒若是必不相全君歸裝濟矣迪從之以  
可與妾俱死願見鬻於屠氏則君歸裝濟矣迪從之以  
所得之半賂守者求去守者詰之迪以實對羣輩不信  
遂與迪往其處驗焉至則見首已在於肉案聚觀者莫  
不歎異競以金帛遺之迪收其餘骸負之而歸 玉堂  
閒話王殷梁開封尹瓚之猶子也乾化中為徐州連率  
衆叛拒命殺害使臣點闕市井而授甲焉有親隨苗溫  
度其必不濟竊謀作亂事泄被擒剗心而死其妻配隸  
別部軍校殊不甘挾短刃割乳而殞聞者無不嗟尚  
又梁末龍德壬午歲襄州都軍務鄒景溫移職于徐亦  
縮都軍之務有勁僕失其姓名自恃拳勇獨與妻策驢亦  
以路至宋州東芒碭澤素多賊盜行旅或孤則鮮有獲  
免者其日與妻偕憩于陂之半雙柳樹下大咤曰聞此  
素多豪客豈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者言粗畢有五  
盜自叢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其徒  
遽扼其喉抽短刃以斷之斯僕隨身兵刃畧無所施蓋  
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殊無惶駭但矯而大呼曰快哉  
今日方雪吾之耻也吾比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於  
此孰謂無神明也賊謂誠至而不殺與行李并二驢驅

以南邁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  
之門有器甲蓋近戍巡警之卒也其婦遂徑入村人之  
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也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夫  
適遭屠戮之狀總首聞之潛召其徒俱時執縛唯一盜  
得逸械送亳城咸棄於市其婦則返襄陽還削髮為尼  
誓終焉之志 又梁祖攻圍岐隴之年引兵至於鳳翔  
秦帥李茂貞遣戎校李繼朗統眾救之至則大捷生降  
七千餘人及旋軍於河池縣掉獲一少婦甚有顏色繼  
朗悅之寢處於兵幕之下西邁十五餘程每欲逼之即  
云我姑嚴夫婿請以死代之戎帥怒脅之以威終莫能  
屈帥笑而憫之竟不能犯使人送還其家 又兖州有  
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織女父母以農為業其丈夫  
則負擔販賣往來于郡賀初為婦未浹旬其夫出外每  
出數年方至則數日復出其所獲利蓄別婦於他所  
不以一錢濟家賀知每夫還欣然奉事未嘗形於顏  
色夫慙愧不自得更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  
已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直盡歸其  
姑已則寒餒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益加恭敬下氣怡  
聲以悅其意終無怨歎夫嘗挈所愛至家賀以女弟呼  
之畧無慍色賀為婦二十餘年其夫無半年在家而能

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北夢瑣言王蜀先  
主部將張勅暴橫鞭人之胸膺典州有一少尼姿容明  
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  
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沉於墓頤津蜀檣杌王建  
初在韋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黑多衣裝詭異眾皆稱  
為鬼兵稱徐瑤為鬼魁建克成都瑤多汚辱衣冠士女  
富人李希妻俞氏有異色瑤而逼之俞氏曰吾夫嘗  
為鄉貢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相如尚亦非我匹爾健  
鬼也焉得無禮于我瑤仗劍謂曰而畏此乎俞氏曰吾  
寧死必不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謂曰謂曰而畏此乎俞氏曰吾  
必暴至于此遂杖而釋之北夢瑣言宣州田頌壽州  
朱延壽將舉軍以背楊行密請杜荀鶴持牋詣維都俄  
而事泄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壽飛騎以起俱為汴軍所  
殺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願日致一介以  
寧所懷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僮悉  
授兵器遽闔中門之扉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  
私阜帑發百燎廬舍州解焚之既而稽首上告曰妾誓  
不以皎然之軀為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無  
以過也江表志太平縣聶氏女方十三隨母採薪母  
為暴虎搏去蹲之將食女持刀自後跳上虎背用手交

運割其頸虎奮擲不脫遂自困死女捨之歸告鄉人共  
收母屍閒窓括異志江南平建州有大將余洪敬妻  
鄭氏有絕色為亂兵所獲獻於裨將王建峯遇以非禮  
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不屈又命引所掠婦人令鄭殺  
以食之謂鄭曰汝懼乎曰此身寧早充君庖誓不可以  
非禮汚我竟不忍殺以獻大將軍查文徽將以薦枕鄭  
大罵曰王師弔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  
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為國上將乃欲加非禮於一婦  
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鄭氏節  
義凜凜二將虎狼終不敢犯婦人之淫奔無耻者視此  
獨不覩面乎馬令南唐書吳媛其先汴州浚儀人唐  
史臣兢之後也父志野義不食梁僑廬陵務德不曜  
媛生數歲口無戲言順奉姆教宛如夙授豪民段生五  
十而無子因以禮聘之歸段氏為繼室生子期月段生  
卒父母以其少而美俾移所天媛釐面自誓志不可奪  
抱孤嬰以奉舅姑匱囊温清皆躬為之教其子為成人  
而使江西錄其清節云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

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其文學  
薦之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五代史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為農為

儒不恒其業道少純厚好學能文不耻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唯以披誦吟諷為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天祐中劉守光署為幽州掾守光引兵伐中山訪於寮屬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寘於獄中尋為人所救免守光敗遁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為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時有周元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時河東記室盧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元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尋薦為霸府從事俄署太原掌書記時莊宗併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莊宗與梁軍夾河對壘一日郭崇韜以諸校伴食數多主者不辦請少罷減莊宗怒曰孤為効命者設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鎮令三軍別擇一人為帥孤請歸太原以避賢路遽命道對面草詞將示其眾道執筆久之莊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對曰道所掌筆硯敢不供職今大王屢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韜所諫

未至過當阻拒之則不可以向來之言誼動羣議敵人若知謂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則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韜入謝因道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之解焉人始重其膽量

林學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卧一束藟而已所得俸

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

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飢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

往潛為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為德五代史莊宗即位鄴

宮除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綠衣賜紫梁平遷中書舍人戶部侍郎丁父憂持服于景城遇歲儉所得俸餘悉賑

于鄉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而已凡牧宰饋遺斗粟匹帛無所受焉時契丹方盛素聞道名欲掠而取之會邊人有備獲免北夢瑣言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而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服除復召

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

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

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為

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為學士也明宗

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

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明宗入洛遽

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郎中何在重誨曰近除翰林學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諳悉是好宰相俄拜端明

殿學士端明之號自道始也未幾遷中書侍郎刑部尚

書平章事五代史補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

李導投贄所業馮相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

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

李抗聲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謂

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

謂知人矣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

了無怒色

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

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

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

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

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

孟有文曰傳國寶萬歲孟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  
 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  
 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  
 五代史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  
 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有工部侍郎任贊因班  
 退與同列戲道於後曰若急行必遺下兔園冊道知之  
 召贊謂曰兔園冊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中朝士子止  
 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耶贊  
 大愧焉復有梁朝宰臣李琪每以文章自擅曾進賀平  
 中山王都表云復真定之逆城道讓琪曰昨來收復定  
 州非真定也琪味於地理頓至折角其後百寮上明宗  
 徽號凡三章道自為之其文渾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  
 焉道尤長於篇詠秉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必為  
 遠近傳寫故漸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肅然無澆醜之態  
 繼改門下侍郎戶部吏部尚書集賢殿宏文館大學士

加尚書左僕射封始平郡公一日道因上謁既退明宗  
 顧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居一茅庵與從  
 人同器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憂退歸  
 鄉里自耕樵採與農夫雜處畧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  
 夫也天成長興中天下屢稔朝廷無事明宗每御延英  
 畱道訪以外事道曰陛下屢稔朝廷無事明宗每御延英  
 更在日慎一日以答天心臣每記在先皇霸府日會奉  
 使中山經井陘之險憂馬有蹶失不敢怠于銜轡及平  
 地則無復持控果為馬所顛仆幾至于損臣所陳雖小  
 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兢兢業業臣  
 之望也明宗深然之侘日又問道曰天下雖熟百姓得  
 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臣憶得近代  
 有舉子聶夷中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穀  
 醫得眼下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  
 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明宗曰此詩甚好遽命侍臣錄  
 下每自諷之道之發言簡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  
 也時以諸經舛繆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  
 鄭覃所刊石經雕為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册府  
 元龜周馮道初仕後唐明帝時平章事長興初帝御中  
 興殿對道奏曰陛下宮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然則



御馬涉歷山險萬一馬差跌則貽臣下之憂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彼千金百金之微細尚猶惜其身保其產而况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自輕于彼千金百金之子哉愿陛下居安慮危動存戒慎上歛容謝之退令小黃門至中書勅道錄奏所對垂堂語因注其說以聞四年帝對宰臣曰諸州鎮數上言有螟蝗民力尚貧將來何以得濟道奏曰天災流行古今嘗所不免自陛下臨御八年七年豐稔今歲聖躬違裕歲亦微災乃知四海九州民之消長繫陛下一人之運也雖然歲小饑不足煩聖慮所願玉體和平生靈慶賴乞陛下寢膳之間動留調衛道因指御前菓食曰如食桃不康翼日見李而思戒可也禮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陛下幸思而戒之初帝因御幸暴得風虛之疾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帝意北夢瑣言馮道對太子食有邪蒿師傅以其名邪令去之况人事乎上退問羣臣邪蒿之義范延光對無名之役不急之務且宜罷之自安重誨伏誅而宦者孟漢瓊連宮掖之勢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因宰臣奏對延光等深言邪蒿春冰虎尾之戒欲警悟上意也上聖體乖和馮道對寢膳之間動思調衛因指御前菓實曰如食桃不康翌日見李而思戒

可也初上因御幸暴得風虛之疾馮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諷悟上意又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為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授岳秘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兔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樸之談但家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帝潞王反于鳳翔愍帝出崩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

人是為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

日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為同州節度使踰年

拜司空五代史明宗崩唐末帝嗣位以道為山陵使禮畢出鎮同州循故事也道為政閑澹獄市無撓

一日有上介胡饒本出軍吏性麤獷因事詬道于牙門

左右數報不應道曰此必醉耳因召入開尊設食盡夕

而起無撓愠之色未幾入為司空又胡饒大梁人也少事本鎮連帥為都吏歷馬步都虞候會唐明宗鎮其

地與部將王建立相善明宗即位建立領常山奏饒為  
 真定少尹饒本儉人既在府幕無士君子之風嘗因事  
 至趙郡有平棘令張鵬者獻策請建立於境內每縣所  
 管鄉置鄉直一人令月書縣令出入行止饒乃導而薦  
 焉建立行之彌年詞訟蜂起四郡大擾天成末王都構  
 亂陰使結建立為兄弟之國時饒又會薦梁時右庶子  
 張澄為判官建立亦狎之澄素不知書每座則以陰符  
 鬼谷為已任建立時密以王都之盟告之澄與饒俱贊  
 成其事會王師圍中山其遂寢凡饒之克戾如此清  
 泰初馮道出鎮同州饒時為副使道以重臣稀於接洽  
 饒忿之每乘酒於牙門詬道必延入待以酒餽致敬  
 而退道謂左右曰此人為不善自當有報吾何怒焉饒  
 後閑居河陽天福二年夏會張從賓作亂饒謁於麾下  
 請預其行從賓敗饒以王建立方鎮平盧走投之建立  
 延入城斬之以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  
 聞聞者快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  
 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

威勝五代史及晉祖入洛以道為首相二年契丹遣使  
 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晉祖又曰卿官崇德重不可深  
 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有不可及  
 行將達西樓契丹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無迎宰相之  
 禮因止焉其名動殊俗也如此及還朝廷廢樞密使依  
 唐朝故事竝歸中書其院印付道事無巨細悉以歸之  
 尋加司徒兼侍中進封魯國公晉祖嘗以用兵事問道  
 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畧為天下所知  
 討伐不庭須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為陛下在中書守歷  
 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嘗上表求退晉  
 臣不之覽先遣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親行  
 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為比晉少帝即位  
 加守太尉進封燕國公道嘗問朝中熟客曰道之在政  
 事堂人有何說客曰是非相半道曰凡人同者為是不  
 同為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聖人也猶為叔孫  
 武叔所毀况道之虛薄者乎然道之所持始終不易後  
 有人問道於少帝曰道好平時宰相無以濟其艱難如  
 禪僧不可呼鷹耳由是出道為同州節度使歲餘移鎮

南陽加中書令五代史補馮道之鎮同州也有酒務  
 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官參詳其事判官  
 素滑稽因以一絕書之判後云荆棘森繞杏壇儒官  
 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脩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覽  
 之有媿色因出奉重創之古今詩話馮瀛王鎮南陽  
 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戶十餘輩投狀乞脩瀛王未及判  
 有幕客題四句狀後云槐影參差覆杏壇儒門弟子盡  
 高官却教酒戶重脩廟覺我慚惶也大難瀛王遽罷其  
 請出已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師德  
 俸重脩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師德  
 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  
 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  
 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歸從至  
 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  
 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

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  
 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  
 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  
 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  
 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五代史契丹入  
 入戎王因從容問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時百  
 姓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其後衣冠不至傷夷皆  
 道與趙延壽陰護之所至也歲三月隨契丹北行與  
 晉室公卿俱抵常山俄而戎王卒永康王代統其眾及  
 北去畱其族嘉哩以據常山時漢軍憤激因其逐出嘉  
 哩尋復其城道率同列四出按撫因事從宜各安其所  
 人或推其功道曰儒臣何能為皆諸將之力也道以德  
 重人所取則乃為眾擇諸將之勤宿者以騎校白再榮  
 權為其帥軍民由是帖然道首有力焉道在常山見有  
 中國士女為契丹所俘者出橐裝以贖之皆寄於高尼

精舍後相次訪其家以歸之又契丹先畱道與李崧和  
凝及文武官等在常山是歲閏七月二十九日契丹有  
偽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契丹滿達勒  
召道等至帳所欲諭之崧偶先至知其旨懼形於色滿  
達勒將以明日與朝士齊遣之崧乃不俟道與凝先出  
既而相遇於帳門之外因與分手俱歸俄而李筠等縱  
火與契丹交鬪鼓架相及是日若齊至與滿達勒相見  
稍或躊躇則悉為俘矣時論者以道布衣有至行立公  
昭感多此類也 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  
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  
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  
立湘陰公贇為漢嗣遣道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將  
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  
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

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

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

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

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

卷時飲一盃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

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五代史及自常山入觀漢祖嘉

外平居自適一日著長樂老自敘云余世家宗族本始

平長樂二郡歷代之名實具載於國史家牒余先自燕

亡歸晉事莊宗明宗閔帝清泰帝又事晉高祖皇帝少

帝契丹據汴京為戎主所制自鎮州與文武臣寮馬步

將士歸漢朝事高祖皇帝今上顧以久叨祿位備歷艱

危上顯祖宗下光親戚亡會祖諱湊累贈至太傅亡會

祖母崔氏追封梁國太夫人亡祖諱炯累贈至太師亡

祖母褚氏追封吳國太夫人亡父諱良建秘書少監致

仕累贈至尚書令母張氏追封魏國太夫人余階自將  
 仕郎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  
 夫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節度巡官河東節度  
 巡官掌書記再為翰林學士改授端明殿學士集賢殿  
 大學士太微宮使再為宏文館大學士又充諸道鹽鐵  
 轉運使南郊大禮使明宗皇帝晉高祖皇帝山陵使再  
 授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一為長春宮  
 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均房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官自攝幽府參軍試大理評事檢校尚書祠部郎中  
 兼御史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檢校太師兼中書  
 令正官自行臺中書舍人再為戶部侍郎轉兵部侍郎  
 中書侍郎再為門下侍郎刑部吏部尚書右僕射三為  
 司空兩在中書一守本官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  
 六戟又授太尉兼侍中又授戎太傅又授漢太師爵自  
 開國男至開國公魯國公再封秦國公梁國公齊國公  
 食邑自三百戶至一萬一千戶食實封自一百戶至一  
 千八百戶勳自柱國至上柱國功臣名自經邦致理翼  
 贊功臣至守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安時處順守義崇  
 靜功臣崇仁保德寧邦翼聖功臣先娶故德州戶掾褚  
 諱瀆女早亡後娶故景州弓高縣孫明府諱師禮女累

封蜀國夫人亡長子平自秘書郎授右拾遺工部度支  
 員外郎次子吉自秘書省校書郎授膳部金部職方員  
 外郎屯田郎中第三子可自秘書省正字授殿中丞  
 工部戶部員外郎第四子幼亡第五子義自秘書郎改  
 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  
 軍衙內都指揮使職罷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  
 議郎授太常丞第六子正自協律郎改授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國軍節度使職罷  
 改授朝散大夫太僕丞長女適故兵部崔侍郎諱衍子  
 太僕少卿名絢封萬年縣君三女子早亡二孩幼亡唐  
 長興二年勅瀛州景城縣莊來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  
 里為孝行里洛南莊貫河南府洛陽縣三州鄉靈臺里  
 奉晉天福五年勅三州鄉改為上相鄉靈臺里改為中  
 臺里時守司徒兼侍中又奉八年勅上相鄉改為太尉  
 鄉中臺里改為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關教化之源  
 及存亡蓋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關教化之源  
 在孝于家不欺于地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  
 願者下不欺于地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  
 為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臨  
 人之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會陷蕃而歸中華

非人之謀是天之祐六合之內有幸者百歲之後有歸  
 所無以珠玉含當以時服歛以籩簞葬及擇不食之地  
 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殺生也當以不  
 害命之物祭無立神道碑以三代墳前不獲立碑故無  
 請謚號以無德故又念自賔佐至王佐及領藩鎮時或  
 有微益于國之事節皆形于公籍所著文章篇詠因多  
 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編于家集其間見其志知之者罪  
 之者未知衆寡矣有莊有宅有羣書有二子可以襲其  
 業于此日五盥日三省尚猶日知其所以亡月無忘其所  
 能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猶子有  
 孫奉身即有餘矣為時乃不足不足者何以答乾坤之施  
 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于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  
 時開一卷時飲一盃食味別聲被色老安于當代耶老  
 而自樂何樂如之時乾祐三年朱明月長樂老序云  
 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  
 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  
 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為

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

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眾若遇

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

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關威武之

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陵

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五代會要文懿贈尚書令瀛王馮道

謚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

其喜為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五代史及太祖平內難議立徐州節度使

劉贊為漢嗣遣道與秘書監趙上交樞密直學士王度等往迎之道尋與贊自徐赴汴行至宋州會澶州軍變樞密使王峻遣郭崇領兵至屯于衙門外時道與上交等宿于衙內是日贊率左右甲士闔門登樓詰崇所自

崇言太祖已副推戴左右知其事變以為道所賣皆欲  
 殺道等以自快趙上交與王度聞之皆惶怖不知所為  
 唯道偃仰自適畧無懼色尋亦獲免焉道微時嘗賦詩  
 云終聞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至是其言驗矣  
 廣順初復拜太師中書令太祖甚重之每進對不以名  
 呼及太祖崩世宗以道為山陵使會河東劉崇入寇世  
 宗召大臣議欲親征道諫止之世宗因言唐初天下草  
 寇蜂起並是太宗親平之道奏曰陛下得如太宗否世  
 宗怒曰馮道何相少也乃罷及世宗親征不令扈從畱  
 道奉太祖山陵時道已抱疾及山陵禮畢奉神主歸舊  
 宮未及耐廟一夕薨於其第時顯德元年四月十七日  
 也享年七十有三世宗聞之輟視朝三日册贈尚書令  
 追封瀛王謚曰文懿道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  
 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為已任未嘗以片簡擾於諸侯平  
 生甚廉儉逮至末年閨庭之內稍徇奢靡其子吉尤恣  
 狂蕩道不能制識者以其不終令譽咸歎惜之東軒  
 筆錄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為參知政事議論未嘗  
 少合荆公雅愛馮道嘗謂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  
 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宰相使天下易  
 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

就桀者正在安人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其議論不合多至相侵率  
 此類也青箱雜記馮瀛王道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  
 陷吉人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並錄之詩曰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  
 去永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  
 作云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  
 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  
 通津但教分寸無諸惡狠虎叢中也立身又世譏道  
 依阿詭隨事四朝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采道所言  
 與其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  
 亂世蓋天幸耳晉之末與虜結釁懼無敢奉使者宰相  
 選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謂墮于虎口  
 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為賣已欲兵之湘陰公曰  
 不干此老子事終亦獲免初郭威遣道逐湘陰道語威  
 曰不知此事由衷否道平生不妄語莫遣道逐湘陰道語  
 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  
 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即未嘗  
 有所顧避依阿也又虜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

而道發一言以對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人徒見道之  
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  
文忠公論道之為人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  
改齋漫錄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  
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夫管仲降志辱身非聖人不足  
以知其仁彼元結烏足以論之求諸後世狄仁傑馮道  
庶幾焉仁傑則人無異論道自為歐陽公所詆故學者  
一律不復分別惜哉獨富鄭公蘇黃門王荆公以大人  
稱之蓋歐陽公為史時甫壯歲使晚為之必不爾也前  
輩謂韓魏公慶歷嘉祐施設如出兩手豈老少之異歟  
歐陽公出處與韓同其論馮道予以為當以慶歷嘉祐  
為宰相歷數朝漢隱帝時著長樂老自敘云云道此文  
載于五代通錄歐陽公司馬溫公嘗詆誚之以為無廉  
耻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為相至國朝乾德二年罷嘗  
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其序云子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  
科從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生尚未釋褐  
不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恩制改  
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榮遇十五年間遂躋極品儒  
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安

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來此  
序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敘相類亦可議  
也又唐莊宗時術士周元豹云云其後道位極人臣  
考終曠下五代諸臣莫能及則元豹未得擅唐許之譽  
也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  
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問  
命獨有形狀可相而善工亦失之如此困學紀聞歐  
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范質  
欠世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為臣者之訓五代史補馮  
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弦世宗嘗令彈於御  
前深欣善之因號其琵琶曰遶殿雷也道以其惰業每  
加譴責而古攷之愈精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廷立而  
彈之曲罷或賜以束帛命背負之然後致謝道自以為  
戒最極矣吉未能改既而益自若道度無可奈何歎  
曰百工之司藝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卿  
耳其後果終於此詩話總龜馮瀛王性仁厚家有一  
池每得魚放池中其子監丞每竊釣之瀛王聞之不悅  
于是高其牆垣鑰其門戶作詩書其門曰高却垣牆鎖  
却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魚鼈應相賀從此方知有  
主人玉壺清話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體貌山



立其子吉特浮俊無檢為少卿善琵琶妙出樂府世無  
 及者父酷戒之畧不少俊一日家宴固欲辱之處賤伶  
 之列眾執器立於庭奏數曲罷例以纏頭縑隨眾伶  
 給之吉置縑鏹於左肩抱琵琶按膝長跪厲聲呼謝而  
 退家人大笑於箔回首謂父曰能為吉進此技於天子  
 否凡賓僚飲集長為不速酒酣即彈彈罷起舞舞罷作  
 詩昂然而去  
 自謂馮三絕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

為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珽飢臥廬

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五代史李珽字公度隴

公澄有大節見唐史父毅仕懿僖朝官至右諫議大夫

珽聰悟有才學尤工詞賦僖宗朝晉公王鐸提兵柄鎮

滑臺穀居賓席鐸見珽大賞歎之年二十四登進士第

解褐授校書郎拜監察御史俄丁內艱先是父旅殯在

遠家貧無以襄事與弟珽當臘雪以單縑扶杖銜哀告

人由是兩克遷柩而珽日不過食一溢恒羸臥喪廬中

不能興大為時賢所歎憂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吳兵圍

關再徵為御史以瘠不起

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

珽為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不可

動若為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為公之後患不若以

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

敗溺死五代史成汭之鎮荊州辟為掌書記踰時乃就

命成汭率水軍十萬援于鄂珽入言曰今舳舻容介士

千人載稻倍之緩急不可動吳人剽輕若為所絆則武

陵武安皆我之讐也將有後慮不如遣驍將屯巴陵大

軍對岸一月不與戰則吳寇糧絕而鄂州圍解矣汭性

剛決不聽淮人果乘風縱火舟盡焚兵盡溺汭

亦自沉于江朗人潭人遂入荆渚一如所料

趙匡凝

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

也太祖卽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

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

餘輩皆坐事廢珽至以治聞遷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

士五代史未幾襄帥趙匡凝復奏為掌記入為左補闕

匡凝奔揚州太祖復署珽為天平軍掌書記一日大會

將佐指珽曰此真書記也滄州節度使劉守文拒命太

祖引兵十餘萬圍之久而未下乃召珽草檄珽卽就外

次筆不停綴登時而成大為太祖嗟賞受禪之歲宰臣

除為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揣太祖未欲首以舊僚超

拜清顯三上章固辭優詔褒允尋以本官監曹州事曹

去京數舍吏民豪猾前後十餘政未有善罷者珽在任

期歲衆庶以寧人為兵部郎中崇政院學士硯箋李

琪謝朱梁祖大硯瓦狀伏以記室濡毫於盾鼻刃側非

多史臣染翰於螭頭筒形甚小尚或文章煥發言動必

書為號令之詞作典謨之訓如臣者坐憂才竭行怯思

遲自叨金馬之近班常愧玉蟾之舊物豈可又頒文器

周及禁林製作泖淳規模廣滑闕宮苔而色古連池沼

以光凝敢不致在坐隅酣茲筆陣餘波浸潤便問五老

之壺終日揣摩豈但一丸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

之墨如承重寶倍感殊恩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為變行襲為人嚴酷從事魏峻

切諫行襲怒誣以贓下獄欲誅之乃遣珽代行襲為畱  
後珽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  
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卽臥內見行襲道太祖語  
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寃立出之還報太祖  
太祖喜曰珽果辦吾事會歲飢盜劫汴宋間曹州尤甚  
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李郊  
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五代史未幾以許帥

馮行襲疾甚出為許州雷後先是行襲有牙兵二千皆  
 蔡人也太祖深為憂乃遣珽馳往以伺察之珽至傳舍  
 召將吏親加撫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  
 服禮也乃于臥內宣詔令善自補養苟有不諱子孫俱  
 保後福行襲泣謝遂解二印以授珽代掌軍府事太祖  
 覽奏曰予固知珽必辦吾事行襲門戶不朽矣乃以珽  
 為匡國軍雷後尋徵為左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珽曰  
 諫議大夫兼宣徽副使

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  
 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今雍邱下黃為  
 北齊所廢在今陳雷困學紀聞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  
 外黃內黃漢地理志陳雷有外黃小黃五李珽曰河南有  
 代史記改內黃為下黃誤也當從通錄太祖平生不

愛儒者聞珽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袁象  
 先討賊珽為亂兵所殺五代史從征至魏縣過內黃因  
 侍立於行殿太祖顧曰此何故

名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故此有內黃又曰在何  
 處對曰秦有外黃都尉理外黃有故墟今在雍邱小黃  
 為高齊所廢其故墟今在陳雷太祖稱獎數四及庶人  
 友珪篡位除右散騎常侍充侍講學士內討之日軍士  
 大擾珽其夕為亂兵所傷卒於洛陽珽性琪少舉進士  
 孝友與弟琪有敦睦之愛為搢紳所稱

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  
 唐亡事梁太祖為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詔書  
 皆琪所為下筆輒得太祖意五代史李琪字台秀五代  
 都雷守安祿山陷東都遇害累贈太尉謚曰忠懿愷孫  
 宋元和朝位至給事中案子敬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  
 方子穀廣明中為晉公王鐸都統判官以收復功為諫  
 議大夫琪即穀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為王鐸所  
 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穀讌於公署密遣人以漢  
 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  
 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  
 氏之敗亡一范增而不能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

也將擅文價昭宗時李磻父子以文學知名琪年十八  
袖賦一軸謁磻磻覽賦驚異倒屣出門迎琪調啞鐘捧  
日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  
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  
知名舉進士第天福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  
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殿中侍御史自琪為諫官  
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  
忘倦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贍兄弟齊名而尤為  
梁祖所知以珽為崇政學士琪自左補闕入為翰林學  
士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潞  
出師燕趙經畧四方暫無寧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  
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是時琪之名播於海內琪  
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李琪集序李琪名族也  
父敬唐廣明中佐王鐸滑州幕琪生而敏異十歲通六  
籍遂博覽文史如寤宿習十三詞賦詩頌大為時賢親  
賞府帥王鐸聞而異之然每見所作亦有疑志鐸嘗留  
其父敬及幕府帥飲密遣人以漢祖三傑賦題試之俟  
畢持去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  
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  
駭曰此兒大器也將欲發其文價乃以賦示坐客一席

稱獎他日總角謁鐸鐸顧曰適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  
思恭為京北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云飛  
騎經巴棧鴻恩及夏臺將從天上人去日邊來此處  
金門遠何時玉輦迴早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  
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  
流寓青齊間然糠照薪俾夜作晝覽書數千卷問為詩  
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  
至昭宗朝聯中科第又忽忽不樂恨未得轉四體為訓  
誥之語及梁祖受禪琪始自前殿中侍御史擢翰林學  
士詔北夢瑣言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  
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宏農楊玠藏跡於荆楚間  
楊即派蜀琪相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號華原  
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寞每臨  
流跋石摘樹葉而試草製詞呼嗟快悵而投于水中梁  
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宜都之子末  
彬羈旅渚宮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  
帝時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  
蕭頃同為宰相頃性畏慎周密琪儻負氣不拘小節

二人多所異同而琪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為助以故頃  
言多沮頃嘗倚撫琪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  
守為頃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  
為太子少保五代史與馮錫嘉張充郟殷象同撰梁太祖實錄  
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丞中書門下平章事  
時琪與蕭頃同為宰相頃性畏慎深密琪侷儻負氣不  
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頃專倚撫其咎會琪除  
吏是試攝名銜改攝為守為頃所奏梁帝大怒將投諸  
荒裔而為趙巖輩所保唐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為相而梁  
援罷相為太子少保  
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為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  
年秋天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  
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說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

稱重之遂以為國計使五代會要同光三年閏十二月

人有言穀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

知其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堙

一水禹作司空于是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

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

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

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戎馬四千匹畿內兵車萬乘馬

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

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之前

皆量入以爲出計農以爲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

之備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

口既以減耗古制猶復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二千百

餘萬墾田亦一千八百餘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

後則農夫少於軍衆戰馬多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糧  
秣馬必侵於牛草于是天下戶口止有二三四十餘萬  
泊隋文之代與漢比崇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二唐太  
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



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畱宸鑒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耗加納猶應感悅未至此差徭必妨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關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合差百姓轉倉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次選者便與放選石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莊宗深重之尋命為國計使垂為輔相俄遇蕭牆之難而止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三年閏十一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臣伏思漢文帝時欲人務農及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封關內侯及公卿已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縱不欲入粟授官願降明勅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般之物有能出力運官物到官者五百石已上白身授

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次選者便與放選千石已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勅李琪所論召募轉倉斛斗與官行賞委租庸司下諸州府有應募者奏聞施行明宗入洛陽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樞前卽位故事

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為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為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為路人則熒然梓宮何所依往明宗以為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卽位以琪為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

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  
 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  
 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  
 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  
 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  
 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  
 子日御殿見羣臣日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  
 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日入閣宣政前殿也  
 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  
 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

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  
 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  
 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  
 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  
 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人見中  
 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  
 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五代會要  
入閣儀司  
天進時刻牌閣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靴乘  
輦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院已下起居訖引駕至正  
朝殿皇帝坐定捲簾殿上添香喝控鶴官拜次鷄叫官  
次閣門勸契次閣門承旨喚仗次閣門使引金吾將軍  
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細仗相次入次執文武班  
簿至位對揖次宰臣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金吾



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舍人揖殿靴靴入沙  
 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省官金吾將軍合班立定  
 閣門使喝拜搢笏舞蹈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引宰臣班  
 首一人至近前跪奏又兩拜舞蹈三拜引至位對揖通  
 事舍人引宰臣至東西踏道不立次文武百官出次兩  
 省官南班揖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  
 班簿南班揖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揖殿出次細仗出  
 次引宰臣香案前奏事訖宣徽使喝好出南班揖殿出  
 次閣門使引待制官到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却歸位  
 磬折宣徽使宣所奏知又兩拜舞蹈三拜舍人喝好去  
 南班揖殿出次刑法官奏事准上次監察御史南班揖  
 殿出次起居郎南班揖殿出次閣門承旨放仗次閣門  
 使奏衙內無事次喝控鶴官門琪又建言入閣有待制  
 外祇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內

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  
 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  
 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

五代會要後唐天  
成元年七月御史

臺奏伏准故事每月百官入閣百司排儀仗金吾勤契  
 入後百官待制次對入閣舉論本司公事左右起居分  
 記言動以付史館編錄此大朝經久之道也近奉勅旨  
 百官除常朝外依宰臣每五日一度入內起居拜訖便  
 退總有公事亦宜卷行因此廢待制次對之官今後伏  
 乞每月朔望兩度出御文明殿排入閣之儀諸司依前  
 轉對奏論本司公事兼乞因宰臣五日一度延英之際  
 朔望不坐即取次日亦合舊規候過山陵却復前制勅  
 其五日一度起居之際班行內要奏事者便出班奏對  
 自後又奏請五日入內起居之際令百官次第轉對從  
 之册府元龜天成元年丁巳內出御劄一封賜宰臣  
 曉示文武百寮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度赴內殿起  
 居宰臣百官班于文明殿庭謝其中書非時有急切公  
 事請開延英不在此限乙酉勅每月十五日賜廊下食  
 本朝承平時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廊下謂之廊食自  
 乾符亂離已後庶事草創百司經費不足無每日之賜  
 但遇月旦入閣日賜食帝初即位始因諫官疏奏請文  
 武百寮五日一起起居見帝于便殿李琪以為非故事以  
 五日為繁請每月朔望日皆入閣賜廊下食罷五日起

居之儀至是宣每月朔望皆入閣依奏五日一度起居  
不得停廢遂以為常又七月侍御史臺奏每月文明  
殿入閣及百官五日一赴中興殿等事伏准故事每月  
百官入閣所司排儀仗金吾勘契入後有待制次對官  
各舉論本司公事左右起居分記言動以付史館編脩  
帝錄此本朝經久之制也昨陛下初膺大寶思致治平  
遂降綸言特申聖旨百官除常朝外依宰臣每五日一  
度入內起居所貴得預敷陳俾凝庶績此蓋陛下切于  
百司各言于時政特令五日一拜手而迴縱有公事要言  
亦且卷行須出百司何由舉職兩史無以記言外則因  
此廢待制次對之官內則無以分延英衆人之別以臣  
愚見竊有所陳欲乞陛下每無以分延英衆人之別以臣  
文明殿排入閣之儀諸司依前轉對奏論今司公事其  
百官就食謂之廊食則中外既既有區分禁庭亦更嚴察  
如陛下切于羣臣有所敷奏即乞因宰臣五日一度延  
英之際班行內有要奏事者臨門狀到便許引入此又  
于旅進旅退事理不同言路既開別彰聖德如或以山  
陵日近朔望不坐即取次日亦合舊規俟過陵園還如  
法制臣叨司邦憲獲典朝儀倘遇事而不言即奉公而

何取乞宣付中書門下商量會獲經久者中外或為擁隔  
比令五日內殿起居慮百司有事論奏中外或為擁隔  
至干朔望入閣亦朝舊儀李琪自領憲綱每循故  
事備官條奏頗叶國章望依所奏勅旨曰五日起居之  
意所貴數見羣臣俾陳時事憲司所奏朔望入閣等事  
既合往例得以允俞其五日一度起居之際班行內有  
要奏事者便出行奏對仍付所司次第轉對奏事又奏請  
五日內殿起居之日請令百官次第轉對奏事又奏請  
自是百官五日內殿起居之日請令百官次第轉對奏事  
記明數于殿庭而素無文及不閑理體者其文句鄙  
陋詞繁理寡數奏之或行賂假手儂俛以供職愁苦無  
辭避而冗散之徒或行賂假手儂俛以供職愁苦無  
議者以為不便後竟罷之始知李琪所奏深達理體矣  
朝並無仗衛或數年始立冬至仗當世人士或不識  
朝廷容衛至今尚然太宗朝嘗詔史館脩撰楊徽之等  
校定入閣舊國時江南張洎獻狀述朝會之制得失朝  
著其文云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合元殿也在此殿也今  
在唐為大朝之宣政殿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  
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

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冊拜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在此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已南面嚮明而理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麾金吾仗候勤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上閣甚非憲度况國家繼百王之後天下隆平凡曰憲章咸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尙自因循竊見常朝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連橫街亦甚廣博伏請改創此殿作上閣為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也是為隻日常時聽斷之處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輿論以入閣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舊史書門下御史事謂之日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今常朝之日侍從官先次入殿庭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準舊儀侍從官先次入殿庭甚失北面朝謁之禮於丹墀之下故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庶侍從宮有東西對拜之文得遵正禮至慶曆三年并

子知制誥時始詔臺省侍從官隨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則無所更焉石林燕語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閣百官亦隨以人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於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閣禮之後百官復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時李琪為中丞以為非禮請復朔望入閣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羣臣不可罷朔望入閣可復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為起居朔望天子一復出御文明殿為入閣訖宋朝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為朔參官遂為定制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為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園先白重誨而

後糾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園議  
欲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珽沮之乃止遷尙書右僕射琪  
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  
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  
復舉上儀皆不可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二年八月中書  
准舊例上事日合有恩賜百官酒食具載開元禮文者  
尋下太常禮院檢開元禮祇有從太師已下至六部尙  
書太常卿太子詹事諸衛大將軍京兆河南牧上州刺  
史受册拜廟各就本司禮上無中書門下送上之文亦  
無恩賜酒食之事又檢禮閣新儀並不載諸品大臣上  
事禮例唯僕射初上見羣僚輕重之禮唯元和六年御  
史中丞竇易直奏七年尙書左丞段平仲奏太和元年  
中書奏覆下太常禮院并尙書省詳議終未能定大凡  
禮上爲領本司公事及與官僚相會并受人吏參賀內  
外無異前後皆同李琪尋會羣僚不稱新授已領公事

已請料錢更引上儀卽非通制今請李琪任便赴省發  
遣公事今後文武兩班受恩命者不計高卑未領事不  
得擅落新授字及便請料錢內廷明宗討王都已破定  
學士中書舍人不在此限從之

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  
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寇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  
爲真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彥威故  
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彥威在梁事不曰僞爲馮道所  
駁琪爲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  
負旣貴乃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  
坐側爲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爲當時所沮以太子  
少傅致仕卒年六十五代史及明宗卽位豆盧革韋說  
得罪任園陳奏請命琪爲相爲孔

循鄭珣排沮乃相崔協琪時為御史大夫安重誨於臺門前專殺殿直馬延雖會彈奏而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託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尚書左僕射自是之後尤為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天成末明宗自汴州還洛琪為東都雷司官班首奏請至偃師奉迎時琪奏中有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契丹即為凶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又嘗奉勅撰霍彥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敘彥威仕梁歷任不言其偽中書奏曰不分真偽是混功名望令改撰詔從之多此類也琪雖博學多才拙於遵養時晦知時不可為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已不能鎮靜也以太子太傅致仕長興中卒於福善里第時年六十子貞官至邑宰琪以在內署時所為制詔編為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於世

鄭珣唐宰相縈之諸孫也其父徽為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珣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珣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為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

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奉旨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

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為與李

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珣問計安出珣曰臣有一策

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珣曰願得陛下傳

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

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珣俛首徐思曰但

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五代史鄭珣昭宗朝宰相

全義判官光化中登進士第歷宏文館校書集賢校理

監察御史入梁為補闕起居郎召入翰林累遷禮部侍郎充職珣文章美麗旨趣雍容自策名登

朝張全義皆有力焉貞明中拜平章事莊宗入汴珣

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為言於郭崇韜復召為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圜為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而長者乃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為言明宗不省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獨珏稱贊以為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珏又稱贊以為宜罷珏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為又病聾孔循罷樞密使珏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畱之珏章

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五代史莊

宗入汴責授萊州司戶未幾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於郭崇韜將復相之尋入為太子賓客明宗即位任圜自蜀至安重誨不欲圜獨拜宰相共議朝望一人共之孔循言珏貞明時久在中書性畏慎而長者美詞翰好人物重誨即奏與任圜並命為相有頃珏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事四上章請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致仕仍賜鄭州莊一區明宗自汴還洛陽遣中使撫問賜錢二十萬食羊百口長興初卒贈司空初珏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為第十人自登第凡十九年為宰相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時亦異之子邁太平興國中任正郎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為人謹重寡言好學為

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為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遊關中劉季述幽昭宗于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

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  
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  
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爲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  
召久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五代史李愚字子晦  
之後家世爲儒父瞻業應進士不第遇亂徙家渤海之  
無棣以詩書訓子孫愚童齒時謹重有異常兒年長方  
志學徧閱經史慕晏嬰之爲大初名晏平爲文尙氣格  
有韓柳體厲志端莊風神峻整非禮不言行不苟且愚  
初以難貧求爲假官滄州盧彥威署安陵簿丁憂服闋  
隨計之長安屬關輔亂離頻年罷舉客於蒲華之間光  
化中軍容劉季述王奉先廢昭宗立裕王五月餘諸侯  
無奔問者愚時在華陰致書於華帥韓建其畧曰僕關  
東一布衣爾幸讀書爲文每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  
害義之事嘗痛心切齒恨不得抽腸喋血肆之市朝明  
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  
舉僕所未喻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

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  
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朝廟義感人心至今歌  
詠此時事勢尤異於前明公地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  
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  
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如  
何決策此必然之勢也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  
一振則元克破膽澆旬之堅辭還山天復初駕至鳳翔  
便於此者建深禮遇之堅辭還山天復初駕至鳳翔  
軍攻蒲華愚避難東歸洛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  
平泉舊墅愚往依焉子弟親採杞負薪以給朝夕未嘗  
干人故少師薛廷珪掌貢籍之歲登進士第又登宏詞  
科授河南府參軍遂卜居洛表白沙之別墅梁有禪代  
之謀柳璨希旨教害朝士愚以衣冠自相殘害乃避地  
河朔與宗人李延光客於山東梁末帝嗣位雅好儒士  
延光素相欵奉得待講禁中屢言愚之行高學瞻衡王  
有史魚蘧瑗之風召見嗟賞久之擢爲左拾遺  
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  
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

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

事忤旨罷為鄧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

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五代

充崇政院直學士或預咨謀而儼然正色不畏強禦衡

王入朝重臣李振輩皆致拜惟愚長揖未帝讓之曰衡

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

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也臣居朝列與王無素

安敢諂事其剛毅如此晉州節度使華溫琪在任違法

籍民家財其家訟於朝制使劾之伏罪梁未帝以先朝

草昧之臣不忍加法愚堅按其罪梁未帝詔曰朕若不

與鞫窮謂予不念赤子若或遂行典憲謂予不念功臣

為爾君者不亦難乎其華溫琪所受贓宜官給代還所

訟之家貞明中通事舍人李霄備夫毆毆舍人致死法

司按律罪在李霄愚白李霄手不鬪毆備夫致死安得

坐其主耶以是忤旨愚自拾遺再遷膳部員外郎賜緋

改司勳員外郎賜紫至是罷職歷許鄧觀察判官初在

內職慈州舉子張礪依焉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

補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闈之間揄揚愚之節概及言愚

之所為文仲尼遇顏回壽夷齊非餓人等篇北人望風

稱之洎莊宗都洛陽鄧帥俾奏章入朝諸貴見之魏王

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

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

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

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

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畱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

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

軍中無敢言畱者五代史三年魏王繼岌征蜀請為都

統判官仍帶本職從軍時物議以蜀

險阻未可長驅郭崇韜問計於愚愚曰如聞蜀人厭其

主荒恣倉卒必不為用宜乘其人二三風馳電擊彼必

五世史記卷五十四 雜傳

三十一



破膽安能守險及前軍至固鎮收軍食十五萬斛崇翰  
 喜謂愚曰公能料事吾軍濟矣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  
 稱疾乞畱在後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  
 大軍涉險人心易惑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人無遲畱  
 者是時軍書羽檄皆出其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  
 手蜀平就拜中書舍人  
 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為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  
 其辭罷為太常卿任園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五代史纂誤今按明宗紀天成元年丙戌五月工部  
 尚書任園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二年  
 丁亥六月罷十月被殺長興二年丁卯三月太常卿李  
 愚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任園罷至此已  
 五年矣竊謂與愚入相年月太相遠按是年三月失其  
 日趙鳳罷相而丁亥愚即拜命蓋史之所書本謂趙鳳  
 而誤為愚為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  
 遣宦官視之見其敗瓊弊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

供帳物賜之

清異錄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會爛遊  
華胥國意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

居其間菴未下手銘已畢工菴中當以莊周為潞王反

開山第一祖陳搏配食然忙者難為注籍供職

兵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

出而朱宏昭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

曰潞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即至矣何暇俟太后旨耶

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為相五代

史纂誤今按明宗紀長興四年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  
兵部侍郎劉昫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

月明宗崩是時宰相則馮道李愚劉昫也歷愍帝至廢  
帝清泰元年五月道罷七月太常卿盧文紀為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傳云馮道與昫同為相然

則馮道相與李愚劉昫同列久矣道既出而盧文紀入  
 今愚傳謂廢帝罷道出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  
 鎮而以昫為相則誤也

戾昫與馮道姻家愚素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誼詬乃俱  
 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為相欲  
 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  
 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濶不用五代會要後唐清  
 門下帖太常以長興三年勅諸舉人常年薦送先令行  
 鄉飲酒之禮宜令太常草定儀注班下諸州預前肄習  
 解送舉人之時便行此禮其儀速具奏聞長興初宰臣  
 李愚好古奏行此禮累年不暇至是愚復奏及觀禮官  
 所定無緒禮官孫知訓以古禮無次序不可施行博士  
 或言梁朝時青州會行一度令遂青州訪舊簿書以聞  
 竟不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  
 能行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曰宰相曰  
 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譴名錄粥  
 飯僧五代

李愚為宰相清泰二年以疾卒五代史師還明宗即位  
 無所事事也時西征副招討使任圜

為宰相雅相引重屢言於安重誨請引為同列屬孔循  
 用事援引崔協以塞其請俄以本職權知貢舉改兵部  
 侍郎充翰林承旨長興初除太常卿屬趙鳳出鎮邢臺  
 乃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轉集賢殿大學士長興季年秦  
 王恣橫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  
 剛介往往形言然人無唱和者後轉門下侍郎兼脩國  
 史兼吏部尚書與諸儒脩成創居之功嘗有疾詔近臣宣  
 諭延帝中堂設席惟筮易月之制纔除便延訪學士讀  
 禱閱帝嗣位志脩德政易月之制纔除便延訪學士讀  
 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意於致理愚私謂同列曰吾君  
 延訪少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奈宗社何皆惕息  
 而不敢言以恩例進位左僕射清泰初徽陵禮畢馮道  
 出鎮同州愚加特進太微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宰相劉  
 昫與馮道婚家道既出鎮兩人在中書或舊事不便要  
 釐革者對論不定愚性太峻因曰此事賢親家翁所為  
 更之不亦便乎昫憾其言切於是每言必相折難或至  
 喧呼無幾兩人俱罷相守本官清泰二年秋愚已嬰疾

率多請告累表乞骸不允卒於位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唐亡

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

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五代史盧導字熙化其先范陽人也祖伯卿唐

殿中侍御史父如晦國子監丞贈戶部侍郎導少而儒雅美詞翰善談論唐天祐初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

由均州鄭縣令入為監察御史三遷職方員外郎充史館脩撰改河南縣令禮部郎中賜紫轉右司郎中兼

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闕居於漢上久之天成中以本官徵還拜右諫議大夫長興末為中書舍人權知貢舉

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

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

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

道請導草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

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

於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

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

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巡

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

陽門外道又從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

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五代史明年春潞王自鳳翔擁大軍赴闕唐閔帝奔於衛

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時軍衆離潰人情奔駭百官移時未有至者導與舍人張昭

先至馮道請導草勸進牋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安可造次且潞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

或立當從教令安得不稟策母后率爾而行馮道曰凡事要務實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道以忠義見責未審何詞以對不如率羣臣詣宮門取太后進止即去就善矣道未及對會京城巡檢安從進報曰潞王至矣安得百寮無班即紛然而去是日潞王未至馮道等止于上陽門外又令導草勸進牋導執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信罪人矣導之守正也如是通鑑注或問馮道李愚盧導之論其於新舊君之際孰為合於義乎曰皆非也此如羣奴之事主家主死而有二子其一養子也其一親子也養子與親子爭家政養子勝而親子不勝一奴曰皆郎君也吾從其勝者而輔之一奴之心本亦附勝者而不敢言附之也曰吾將決諸主母馮道李愚之謂也或曰盧導之言何如曰盧導之不肯草勸進文書是也若其持論則猶李愚也至於言去就之善若是者得為善乎其言之非殆有甚於李愚矣曰然則為馮道李愚者當何如曰若漢人之論相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可也然亦僅可而已未能盡相道也夫子之言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明乎此則為導後事相者貴於持危扶顛不以但能盡死為貴也

晉為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五代史晉天福中由禮部侍郎

遷尚書右丞判吏部尚書銓事秩滿拜吏部侍郎六年秋卒於東京時年七十六

司空頴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為

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

雄頴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

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

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

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頴羅王時書記

乃馳騎召之頴為亂兵劫其衣以弊服蔽形而至見彥

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

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為德倫判官五代史司空頌

時舉進士不中屬天子播遷三輔大亂乃還鄉里羅紹

威為節度副大使頌以所業干之幕客公乘億為延譽

羅宏信署為府參軍辟館驛巡官張彥之亂命判官王

正言草奏正言素不能交不能下筆彥怒詬曰鈍漢乃

辱我推之下榻問孰可草奏者有言頌羅王時書記乃

馳騎召之頌揮筆成文詆斥梁君臣彥甚喜以為判官

師厚招討判官師厚頌初為羅紹威魏州掌書記後為楊

倫判官王正言令草奏正言本非文士又為亂兵所迫

汗流浹背秉筆不能措一詞張彥怒排之榻下曰鈍漢

辱我叱書吏曰誰能為吾草奏者吏曰司空郎中羅令

公幕客有俊才即馳騎召之頌已被剽奪敝衣而至長

揖彥即操筆于白刃間神氣自若筆不停綴連草數奏

張彥讀至軍府無非甚切朝廷卻以為閒必若四向取

謀但恐六州俱失彥甚愜其意即德倫以魏博降晉晉

日與之僕馬乃令德倫請為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

王兼領天雄仍以頌為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嘗以頌權

軍府事頌為郭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

裕多過失頌屢以法繩之頌有姪在梁遣家奴召之裕

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族殺之五代史及張彥

